

中外科幻故事丛书

水陆两栖人

原著 别里亚耶夫

改写 孙卫东 吴永波



I14
185

中外科幻故事丛书

水陆两栖人

原著 别里亚耶夫

改写 孙卫东 吴永波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陆两栖人/(苏)别里亚耶夫著;孙卫东,吴永波改写. —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中外科幻故事丛书)
学校图书馆装备用书
ISBN 7—80112—029—9

I. 水…

II. ①别… ②孙… ③吴…

III. 科学幻想小说—苏联—现代

IV. 1512.45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市东厂胡同1号 邮编:100006)

保定市西城胶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875

2003年4月第3版 2003年4月第1次印刷

字数: 78千字 印数: 0001—3000

(每套50本) 总定价: 380.00元

主 编： 刘文武 蒋卫杰
副主编： 葛 兰
编 委： 左 骏 肖艾林 刘叶青
梁 叠 叶文殊 乔晓艳
邵建涛 丁德华 陈凌智

夫耶亚里限 菩限

好端端好数已自月

前言

19 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飞速发展，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以机械化大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工业革命。人类的生活舞台和生存空间得以大大拓展。文学家们纷纷开始对科学未来和美好明天浮想联翩。

英国诗人雪莱第一个以其诗人的梦幻创造了《弗兰肯斯坦》而开科幻小说创作之先河。接着法国作家凡尔纳和英国作家威尔斯将这种新的文学形式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前者以其现实主义手法，在现实科学的基础上展开合乎逻辑的想象；后者则以其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了对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种种忧虑。伴随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许多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进入 20 世纪后期，大量科幻小说所描述的“梦幻”已变成了千真万确的事实：“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已非天方夜谭；“空中楼阁”并非海市蜃楼；即使“对牛弹琴”也非知音难觅。

但是，人类生存环境和生存空间在不断拓展的同时，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污染和破坏，人类生存危机四伏——人类在创造文明和享受文明的同时，也受到了日益严重的文明威胁。科幻小说更多地表现了这种忧患意识。在 70 年代前后，科幻小说的创作出现了“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黄金时代”。到 80 年代达到鼎盛——涌现了像克拉克、阿西莫夫等

一大批文采飞扬的极负盛名的科幻作家。作品写作技巧高超娴熟，表现手法灵活多样，创作内容丰富多彩——使这种新的文学形式达到了近乎完美无缺的境界！

当科学水平发展到相当高度，很难有新的重大突破。进入 90 年代以后，科幻文学的创作也相对平淡下来。但仍不乏得力之作。如美国克赖顿的《侏罗纪公园》就曾轰动一时。科幻小说仍以其惊人的预见性、非凡的启示性和丰富的文学性而具有众多的读者和强大的生命力！

它将极大地启迪青少年儿童的思维智慧，培养其对科学的浓厚兴趣。

为此，我们选编了这套《科幻丛书》。以中小读者为主，兼顾不同的欣赏层次。作品涵盖了中外各国不同时期、不同流派、不同作者的不同风格的代表作——几乎都是名家名篇。选取在科幻领域具有重大影响的13位代表人物的近25篇代表作品，改编独立成15册。对于其他名家名篇，因篇幅所限，只能改编成小故事与中短篇小说一起按主题分类成35册。全套共50册。

由于时间仓促，许多作者（译者）没能取得联系，恳请
见谅；因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出，相同韵脚诗选不空同空字诗选和音编者人，景田
类人——分四时诗选类人，和韵诗选1995年7月丁辰重
刻即文韵重严益日丁辰受出，相同韵脚文受亭诗即文重韵
，记前升平05出。马意惠诗诗选丁辰重出更前小以诗。和
和金黄”韵荣同韵和，“韵和诗百”丁辰出诗韵韵小以诗
善夫莫西同，京立京韵丁辰重——盛鼎盛升平08出。“升

目 录

第一次会见

陶威尔教授的头颅…………… 孙卫东 (1)

水陆两栖人 …………… 吴永波 (60)

“我从我的同事萨巴提耶那里已了解到了你的一些情况，我的确是需要一位像你这样的医学院毕业生作我的助手。至于薪水，四十法郎一天，一星期结付一次，此外，还有早餐和午餐。”克尔恩教授停了一会儿又说，“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那就是——要保持缄默。”

“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洛兰对克尔恩教授的这个条件感到很好奇。

“关系非常大，女人是最爱说话的，像你这样漂亮的女人更是如此。她可能有丈夫、朋友或是未婚夫，如果你透露了这儿的情况，那一切就完蛋了。”克尔恩教授盯着洛兰，“你能做到这一点吗？”

“可以，不过……”

“没有什么‘不过’，只要你答应了在这儿工作，你就得做到这一点，否则将会给您带来不愉快的后果。其他方面吗，

陶威尔教授的头颅

第一次会见

克尔恩教授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接见了洛兰。

洛兰趁克尔恩教授看她的推荐信的当儿扫视了一下房间，觉得这种阴暗的环境与木雕般的克尔恩教授本人的气质是很相适应的。

“我从我的同事萨巴提耶那里已了解到了你的一些情况，我的确是需要一位象你这样的医学院毕业生作我的助手。至于薪水，四十法郎一天，一星期结付一次。此外，还供应早餐和午餐。”克尔恩教授停了一会儿又说：“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那就是——要保持缄默。”

“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洛兰对克尔恩教授的这个条件感到很好奇。

“关系非常大，女人全是爱说话的，象你这样漂亮的女人更是如此。你可能有丈夫、朋友或是未婚夫，如果你透露了这儿的的情况，那一切都完蛋了。”克尔恩教授盯着洛兰，“你能做到这一点吗？”

“可以，不过……”

“没有什么‘不过’，只要你答应了在这儿工作，你就得做到这一点，否则将会给您带来不愉快的后果。其他方面吗，

你放心，绝对不会有什么责任连累你的……你的身体状况如何？”

“我很健康。” 洛兰回答。

克尔恩教授点了点头，按了一下电铃的按钮，随之进来一位穿黑衣服的黑人。

“约翰，带洛兰小姐去看看实验室！”

洛兰随那位黑人进了一间很明亮的实验室，实验室里有许多医疗用具，还有一张很大解剖台，在解剖台旁边的一个玻璃箱子里还有一颗正在跳动着的人的心脏。

洛兰一扭头，震惊得差点叫出了声，她看到了一颗人的头颅——没有身体的头颅。有一些管子把头颅和一些罐子联接起来，其中一根较粗的管子从头颅的喉咙里通出来，跟一个大玻璃缸联接起来。在那些罐子和玻璃缸上都装有仪表。

那颗头颅眨着眼皮伤心地望着洛兰，洛兰有点不寒而栗。看着看着洛兰觉得这颗头颅特别象以恢复人体器官功能实验而闻名的陶威尔教授。她清楚地记得陶威尔教授的面目，只是眼前的这颗头颅稍微清瘦了些。

洛兰有点受不住了，那个黑人扶她在椅子上坐下。克尔恩教授看着这一切脸上露出一丝冷冷的微笑。

“这颗头莫不是……” 不等洛兰说完克尔恩就接过话茬，

“是的，正是我的已故同事陶威尔教授的头颅，是我使他恢复了生命，当然还不是一个完全的生命。陶威尔生前就说将他死后的尸体供我们作科学实验用，我这样做也正是遵照了他本人的遗嘱。当然，没有把整个人体复活是很遗憾的，不过，我们会把这个实验进行到底的！”

“那么，陶威尔教授的头颅会说话吗？”

克尔恩教授一怔，随即说：“不，他是不能说话的，他只能用面部表情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为了转移话题，克尔恩教授问道：

“这样说来，你是接受我这儿的职位了，对吧！请你明天九点来上班，但请你务心记住一点：在工作过程中，要绝对保持缄默。”

禁止开放的龙头的秘密

洛兰一生的遭遇是很不幸的，父亲去世早，母亲又常年有病，能够读完大学获得医学学士学位已经很不容易了，而找工作又更困难，所以接受克尔恩这儿的职位便是她唯一的选择了。

洛兰的工作并不累人，她只须白天照料那些维持头颅生命的各种仪器，夜间由约翰来接替她。

在工作的开始，克尔恩教授给洛兰讲解了那些仪器的使用方法，但他却强调联接头颅、喉咙的那根粗管子的玻璃缸上的龙头是不能开的，否则头颅便会死掉。

洛兰按照克尔恩教授的要求按部就班地工作起来。日子久了，洛兰渐渐地和那个头颅成了朋友，他们俩之间还建立了一套表情语言系统。例如当洛兰问“您今天好不好？”，头颅便会露出“一丝笑容”，并垂下眼皮，这就表示“好，谢谢您！”。

这一天，洛兰一边做着她该作的工作一边与陶威尔教授的头颅交谈。

“今天天气好极了，”洛兰说，“天空湛蓝湛蓝的，空气又清新，……”

你放心，绝对不会有什么责任连累你的……你的身体状况如何？

可陶威尔教授却伤心地望了一眼窗外低垂下了眼皮。洛兰看到这些她明白了，她真后悔自己的冒失，她怎么忘记了陶威尔教授的缺陷了呢？

“好了，让我们开始工作吧！”为了引开话题洛兰赶忙这样说。

每天早上，洛兰都要拿给陶威尔一些医学书刊阅读，当然是洛兰替陶威尔来翻书页、在字里行间作注什么的。这工作对于洛兰来说也并不困难，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表情语言。至于为什么要阅读这些书刊并作注，洛兰是不懂的，不过有一次洛兰在克尔恩的工作室里发现她和陶威尔在书上作注的那些地方都被克尔恩抄在了另外一张纸上。出于好奇心，洛兰便问了陶威尔，他竟意味深长地看一眼洛兰，再看看那根联接喉咙的管子，抬了几下眉毛，意思是要洛兰把那个克尔恩所禁开的龙头打开。

“不，不，”洛兰惊恐地说，“要是我开了这个龙头，你就会死的，我怎么能杀死你呢？”

头颅使劲抬了三下眼皮……

“不会、不会、不会，我是不会死的。”

洛兰犹豫起来。她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什么秘密。洛兰想，克尔恩跟陶威尔比较来说，陶威尔的话是可信的。

终于，洛兰决定开那个龙头了。

当她颤抖着双手将龙头拧开一点儿时，立刻就听到了陶威尔教授的喉咙里发出丝丝的声响，渐渐地头颅发出了声音：

“谢——谢——您！”

原来把那个龙头一开便有空气从头颅的喉咙里通过，并带动声带使头颅获得了说话的能力。

正在这时洛兰听到了脚步声，赶紧关上了龙头，喉咙里的丝丝声也就停止了。

克尔恩教授走了进来。

头颅开口了

洛兰知道那个龙头的秘密已有一星期了。在这期间，她和头颅建立了进一步的友好关系。当克尔恩教授不在的时候，他们就小声地交谈，一有可疑的响动，洛兰就赶紧关闭龙头。

头颅也很健谈，他和洛兰谈话的内容自然也很广泛。有一次洛兰问头颅：

“你做梦吗？”

“梦……，是的，我是做梦的。不过，我不知道梦带给我的是痛苦还是欢乐。我常常梦见我还象以前那样……还有我的妻子，我和她的不期而遇，我们的初恋。……我的妻子是一个很出色的女人……”

头颅由于美好的回忆而容光焕发，可是立刻又阴暗了下来。

“唉，时光一去不复返啊！”头颅出起神来。

“昨晚我还梦见了我的儿子，他现在已是成年人了吧！他年龄和你相仿，现在也该读完大学了吧！……我是多么想再见到他一面啊……还是不做梦的好！”

“真正折磨我的是我的一些错觉，我常常会下意识地想深呼吸一下，伸一个懒腰，可事实上呢？我的下面什么也没有了，这不是很可笑的事么？作为医生，想必你是会懂得这一点的。”

“真可怕！”洛兰忍不住这样说。

里“确实可怕……在我活着的时候，有时我都意识不到我有一个身体，好象我是单靠脑力劳动而活着的。现在我才突然明白我的损失有多大，我想念花草的香味，想念徒步旅行，想念海浪的澎湃声……你知道吗？我失去的是整个物质世界。有时我就想，如果能让我用手掂一掂一小块鹅卵石的份量，我宁愿以我这畸形的生命作为代价。你可能不知道，你每天早上给我洗脸时，那海绵接触我的皮肤带给我的愉快有多大，我现在只有触觉方才可以感觉我本身的存在……我自己所能做到的只有用舌尖接触我发干的嘴唇而已。”

那天晚上，洛兰一回家，母亲就发现她的情绪很不好。

“洛兰，你怎么了？”

“没有什么，我只是感觉有点累……我想早点睡。”

母亲叹了口气，陷入了沉思。

自从洛兰工作以后，她的情绪一直都不怎么好，洛兰不象以前那样对她无话不谈了，显然，女儿有什么事瞒着她。

“没什么，我只是在克尔恩教授那里照顾一些病人。”对于母亲的询问，洛兰总是这样简单地回答。

“什么样的病人？”母亲又问。

“什么样的都有，有的情况还很严重，……”洛兰说着说着便转移了话题。

母亲也从别人那儿打听过克尔恩的情况，可都是徒然。

“不会是她爱上了克尔恩吧？莫非克尔恩不爱她？不会的，洛兰是个很漂亮，很优秀的女孩……”老妈妈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这个问题。

洛兰躺在自个床上也睡不着，她回忆着白天里发生的事。后来她突然抱住了自己的双肩，轻轻地抚摸自己的臂膀、胸

脯，还呐呐自语：

“我有胳膊，有身体，可陶威尔，他只能用舌头舔自己的嘴唇，天啊，我是多么的幸福啊……”

想着想着，洛兰便睡着了。这时她看到了陶威尔教授的头颅，它伤心地望着她，突然它从小台子上飞了起来，洛兰便跟着它跑，克尔恩在后面追，一扭头她看到克尔恩象一只老鹰似的向她伸出了利爪。……

“……啊……”

“洛兰，洛兰，你怎么了？”

洛兰睁开双眼发现母亲正站在她的床头，洛兰抓住了母亲的双手。

“我做了一个恶梦。”

“我的孩子，你近来怎么老做恶梦？”

她们聊一会儿，洛兰便又沉沉睡去了。

是死亡，还是谋杀？

有一天晚上，洛兰在一本医学杂志上发现克尔恩教授发表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内容的引文都是陶威尔教授曾让洛兰勾划出来的。

第二天，洛兰就和陶威尔教授的头颅说了这件事。

“我有什么办法呢？”头颅无可奈何地说。

“你若是没办法，我有，我要揭露他的卑鄙、自私！”洛兰很气愤。

“小声点儿……没有用的……我只是想把我们的这些研究工作进行到底。对我这样的一个人来说，钱和荣誉又有什么用呢？”

罗兰沉思起来。

“我记得我刚来时克尔恩告诉我说你死于一种不治之症，还说你要把你自己的身体献给科学工作，这都是真的吗？”头颅想了一会儿说：“我是说过我死后把我的身体作解剖研究，可关于我的死我也说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克尔恩是我的助手，我们当时的目标就是使离体的头颅复活，当我们把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的时候，我犯了严重的气喘病，当最后那次气喘病发作的时候，克尔恩为我注射了肾上腺素，也许是……剂量太大了，也许确实是气喘病结束了我的生命。”

“那么，后来呢？”

“后来，后来我就失去了知觉……再后来我又非常缓慢地恢复了知觉。开始时我还以为我是在做梦呢，我睁开双眼，却什么也看不见，耳朵里嗡嗡直响，过了好长时间，我的眼前才有了一片模糊的亮光，就如同我潜在水下一般。当我能分辨东西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克尔恩那很兴奋的脸，他说：‘很高兴看见你又活过来’我努力地迫使自己的知觉清楚一点，我朝下一看，下巴下面就一张桌子，我想转转头，却是徒劳。在我前边的解剖台上停放着一具很熟悉的没有头的尸体，在解剖台旁边的玻璃缸里有一颗正在跳动着的人的心脏……我不解地望了克尔恩一眼，他明白了我的意思，‘没有看出来吗？这是你的身体’他指了指解剖台上的那具尸体，我一切都明白了，我气愤地瞪着双眼，我想喊，想挣扎，可我，除了意识思想之外什么都没有了，就连激动的自由都没有了，因为我的心脏已经脱离了我的身体成为一部机器了。”

罗兰惊恐地望着头颅。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现在还和他一起工作呢？你为他赚

钱，为他赢得荣誉，可他又给了你什么呢？……”

“你是要我反抗吗？你哪知道，我现在连结束我自个的生命都是不可能的了。有一天，我独自一个人在这里的时候突然从窗外飞进来了一只我一向十分讨厌的黑色大甲虫；它在屋子里盘旋了两周，落在了我的头颅旁边，然后，它慢慢地爬向我的头颅，我都能听见它的脚和桌面摩擦发出的沙沙的响声，它爬上了我的下巴，吊在了我的胡子上，继而又爬过了我紧闭的嘴唇，微闭的眼睛，最后一直爬上我的前额，从那儿它又跌了下来，它又往上爬，如此反复，你可以想象我连一只小虫子都对付不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

洛兰很为陶威尔感到伤心。

“不过你可以拒绝和克尔恩一起工作呀？”

“是的，我是那样做过。那次我断然拒绝和他一起作科学研究，他十分生气，拿来一套电器，把正负极分别卡在我两边的太阳穴上，先是威胁我，可我就是不与他合作，他便接通了电源，渐渐加大电流。我的头如同着了火，疼痛难熬，我仍是紧紧地闭着嘴唇，气得他狠狠地啐了一口，骂道：‘见他妈的鬼，要不是我那么需要你的头脑，我早他妈把你喂狗了。’他气极败坏地扯下我头上的电线走了。我以为我胜利了，可谁知他一会儿又回来了，他在我的头颅营养液中加入了刺激性物质，这使我感到最剧烈的刺骨的疼痛。就是这样，我仍毫不动摇。他骂不绝口，比方才更生气地走了。我胜利了。一连好几天他都没来实验室。直到第五天，他才来这里继续工作，就象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对他的虐待我没有屈服，可他所做的工作不能不引起我的兴趣，当他犯了一些错误的时候，我忍不住给了他一个眼色，他满意地笑了，‘早该如此’

他说，从那时起，我便又领导这项工作……可我上他的当了。”

大城市里的牺牲者

自从洛兰知道了头颅的秘密后，她恨透了克尔恩教授，甚至连做梦都在骂他。当实验室里只有她和陶威尔的头颅的时候，洛兰便会不停地

说：“克尔恩这个十恶不赦的罪犯，我一定要揭发他的罪行，否则我就不能原谅我自己……”

“轻一点儿……安静些。”陶威尔劝洛兰说：“我已经和你说过我早没有了复仇的情绪。你有正义感，如果想揭露他的罪行的话我也不会劝阻你，但是你别性急，要知道，现在我也需要克尔恩，正如他需要我一样。没有我，他的工作完不成；没有他，我也不行……”

就在这时外面响起了脚步声，洛兰急忙关上龙头，拿一本书坐了下来。

克尔恩教授走了进来。他看了看洛兰问：

“发生了什么事，神情慌慌的？”

“没有什么……家里发生了点不愉快的事。”

“我看看你的脉搏，”说着，克尔恩一把抓过了洛兰的手腕。

“你神经紧张……这工作对神经来说也许是繁重的。我很满意你，我会给你加倍的薪水。”

“不，我不需要。”

“什么，你不需要，你不是还要养家吗？”

洛兰不作回答。